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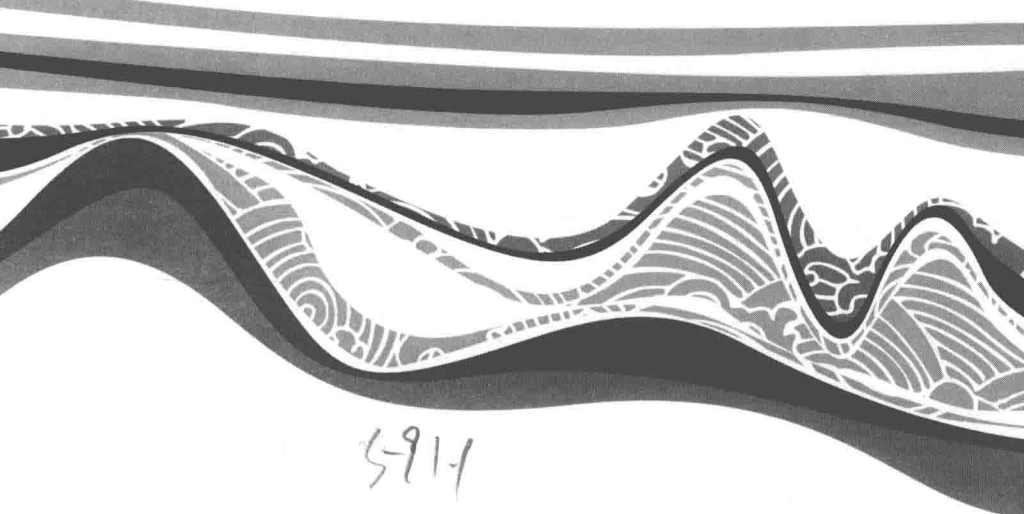
亭长小武

史杰鹏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5914

亭长小武

史杰鹏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亭长小武 / 史杰鹏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00-3070-1

I. ①亭… II. ①史…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0502号

亭长小武

史杰鹏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策 划	胡杨文化 何崇吉
责 任 编 辑	胡青松
特 约 编 辑	史开俊
封 面 设 计	米屋工作室
出 版 发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9.5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48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070-1
定 价	68.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8-4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幽斋冷处剧无聊，
拙笔相将绘汉朝。
循吏不书书酷吏，
为寻戾气振寒宵。

目 录

第一章	经年为亭吏 奉券入县廷	001
第二章	悉心廉疑狱 微伺见真形	020
第三章	伧夫任都尉 群盗集江汀	047
第四章	矫诏征郡卒 赣水血气腥	078
第五章	岂意丞相怒 逃死正屏营	104
第六章	亭舍风物丽 绝壁强镛惊	138
第七章	长安聚疑氛 广陵多纷争	171
第八章	无计聊伏窜 寂寞感深情	199
第九章	商贾啖爵禄 奸凶戮冠缨	237
第十章	渭水西风冷 椒房暗泪零	259
第十一章	诂料君王幸 赠爵赐荣名	276
第十二章	绣衣杖金斧 春风驰广陵	293
第十三章	楚国逢劫盗 数语输款诚	314
第十四章	广陵柳如线 使君剑似冰	332
第十五章	对坐语时变 青庐饮欢醒	354
第十六章	怀银夸父母 喋血卧榻枵	374
第十七章	有檄征回朝 京兆治狡狞	391

第十八章	一战翦群丑 坐法拘囹圄	413
第十九章	有诏公卿议 中廷折众蝇	441
第二十章	应喜闻赦令 堪怜失丽卿	473
第二十一章	搵血报忿怒 弗忍忆薜英	489
第二十二章	天子常寝疾 储君日忧葺	502
第二十三章	邮驿截奸策 戾园愤发兵	526
第二十四章	惜乎军不利 拭恨蹶坟茔	562
主要参考文献		589
附 录		590
后 记		595
再版后记		597
三版后记		599
平民的奋斗——我为什么要写《亭长小武》		606

第一章

经年为亭吏 奉券入县廷

小武是南昌县西乡青云里的亭长，自小拜同里的退休老吏李顺为师，学习法律条文。三年过去，水平很高了。李顺也很赏识他，想以自己的老面子，推荐他到南昌县当个狱吏，比如狱史、令史、小史什么的。但是不巧，所有职位都满员。碍于李顺的面子，又禁不住他一个劲地夸奖小武的才能，县令王德就让小武先到青云里担任亭长。

亭长这个官职，在有勇力者看来，是一个好差使，职责是监察整个青云里内的各种不法活动，察狱办案，勘验尸体，追捕盗贼，间或迎送过往的官员、邮吏、戍卒，无须涉足登记户口、征收赋税之类行政上的烦琐事务。本朝的高祖皇帝，就是从亭长干起，通过交结群豪，逐步壮大起来，最终夺取天下的。做好一个亭长，需要日日在闾阎巡行，若发现哪个健壮男子四处游逛，不事生产，就要严加盘问，甚至可以马上收捕。小武还有两个职位分别称为“求盗”和“亭父”的副手，顾名思义，“求盗”就是协助小武捕盗贼的；至于“亭父”，身份较低，一般用来使唤打杂。捕人这种活可不是好干的，得自身孔武有力才行，否则对方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理所当然会拔剑反击。小

武是个懦弱的人，因为他本身生得秀气，闾里的不良少年们也都公然藐视他，所以青云里的治安一向不大好。县令对小武很不满意，李顺也很忧虑，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看错了人，他知道小武的特长不在逐捕盗贼。但王德可不会管这些，总有一天他会派人把李顺叫去，婉劝说不得不褫夺小武的职位。这事若真的发生，就意味着小武丧失了那份微薄的俸禄，不得不同其他百姓一样下地耕种了。小武对此自然也有清醒认识，他很着急，然而无计可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考察他的机会突然来了。

原来这时南昌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受害人为女性，地位很低，是一户人家的婢妾。而且她不过是受了伤，并没有丢掉性命。只不过事情发生在县廷附近，可谓明目张胆。县令十分愤怒，倘若这件狱事不能尽快具结，传到郡太守那里，他今年的考绩就完蛋了。他立即成立了一个察狱¹小组，总共四个老练狱吏，昼夜勘查，寻找蛛丝马迹。但罪犯十分狡猾，现场除了一枚竹券，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证据。老吏们冒着酷暑，忙碌了几十天，一无所获。而受害者的主人家却是当地的一个大族，屡次派人来县廷催问结果，声言再无进展，将以文书上讼郡府，甚至长安廷尉府。

王德吓得满头是汗，他想起了当年县廷的察狱干吏李顺，急招他来商量对策。两人客套一番之后，王德提出，想请李顺出山，帮他一把。李顺为难地说：“在明廷²面前，臣也不说假话，臣之壮也不如人，今垂垂已老，体力不支，恐怕无能为力了。”不过他也没打算让王德失望，接着说，“若明廷不弃，臣倒可推荐一个人，相信他不会辜负期望。”县令急道：“谁？若能帮我解决这起狱事，让今年本县的考绩不负殿³，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报答的？”李顺道：“青云亭亭长沈

1 察狱：相当于现在说的破案。

2 明廷：汉代对县令的尊称。

3 负殿：考核排名垫底。

武。”“他？”县令拉下脸来，“先生是在戏弄我吗？亭长这样的粗活，他都干不好，察狱这样细致的事，怎可能胜任？”

李顺叹了口气：“明廷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人各有其长，亦有所短。明廷难道不知，我大汉开国功臣陈平名节不修，却为高祖皇帝六出奇计，遂定天下。即如当年淮阴侯韩信，手无缚鸡之力，如果任以亭长，一样会软弱不胜任¹。可是封坛拜将，指挥千军万马，却能驰骋疆场，斩帅搴旗，建不世之功勋。臣这个学生沈武，心思缜密，文法娴熟，还兼通儒术，又未必不是如此啊。”县令惊道：“先生休提反贼韩信——如果沈武真如先生所说，我倒可以试试。不过时间紧迫，我只能给他半月时间。如果成功，定当请求郡府嘉奖。若不能，他的亭长之职，我也不能替他保住了。青云里现在盗贼公行，一直很令我难堪啊。”

这天下午，小武正坐在亭舍的望楼上乘凉。天气十分闷热，站在望楼上，能看见远处平整的金黄稻田和在稻田里弯腰忙活的农人。南风习习，稻子快要熟了！小武想见父母和弟弟正在家辛苦的情景，心中十分焦躁。身为亭长，按照规矩，除了巡行，吃喝拉撒睡都不能擅自离开亭舍，想回家探望父母，也必须等到休沐日，或者县廷特别批假。家里的事，他恨自己完全帮不上忙；但又清楚，自己并不真的想去帮忙。种田太苦了，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自七岁开始，他就随着父母在田里忙上忙下，撅起屁股，弯着腰，在田里蹲行，这头蹲到那头，像条断了脊梁骨的狗。太阳放肆地喷着烈焰，背脊上仿佛悬着一个火炉。泥土的气息被暑气一蒸，蹿入鼻孔，让人窒息。他害怕干这种活，他想恐怕也没有一个人不怕，只是大部分人都认命罢了，而他不想认命。五岁那年，他随父亲在集市上卖草履，就此认识了李顺，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李顺不要束脩，免费教他识字、背诵律令、

1 软弱不胜任：汉代考核官吏的术语，指不能胜任所掌职位。

作爰书¹，只是因为喜欢小武的相貌，当时他买了一双草履后，对小武的父亲说：“令郎骨相清奇，或者能够大贵，君何不送他去学书识字。”父亲为难地说：“多谢先生吉言，只是我等穷人家，哪有余钱拜师学书。”李顺说：“臣不才，颇识得几个字，倘君不嫌弃，不妨让臣试着教教令郎，若君他日觅得名师，臣再让贤。君且放心，不收取束脩。”

从此小武跟着李顺一直学到十六岁，刚开始父亲欢天喜地，后来发现干农活总缺帮手，加之贫穷，每次乡里訾量各户资产，小武家都不到四算²，也就是说，离景皇帝规定的最低做官资格都不具备³，看不到学书识字有什么上进的希望，想打退堂鼓。好在李顺恳请县令让小武当个亭长，暂时塞住了小武父亲的嘴。亭长一个月能拿到六百钱，除了吃饭，略有盈余，倒也皆大欢喜。可是，随着时日变迁，小武也知道自己干不长，而且风闻只怕今年县令就要对他下手，他焦虑但无计可施，墙壁上的蚂蚁爬来爬去，悠闲自在，小武看着它们，发起呆来。

正在这时，亭父送上来一封文书，是县廷下传的，还绑着封泥。亭父递给他时，颇有点意味深长，小武手有些发抖，他想：完了，大概是免职文书。他硬着头皮剥开封泥，将竹简摊开，上面写着：

征青云亭长沈武守⁴县廷贼曹史⁵，廉察卫府剽劫案，即日
诣廷。主吏万年。

1 爰书：秦汉时通行的司法文书名称。

2 四算：算，秦汉时代计量财产的单位，一算相当于一万钱，四算为四万钱。

3 汉景帝后二年曾经下诏：“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意思是，以前做官必须家产十万以上，现在降到四万就够资格。

4 守：术语，暂时担任。

5 贼曹：县廷掌管盗贼的具体负责部门。曹，相当于现在的科处。史：秦汉时的低级官吏，主要辅佐县令管理文书方面的事宜。

小武呆了半晌，突然跳了起来：“啊，太好啦！”笑自己愚蠢，免职文书一般都是露布的，哪里需要封泥缄封。他攀着栏杆，对着远方大声呼喊，可惜没有山，听不到回声，倒是几只喜鹊被他一惊，立刻飞了起来。小武一把操过身边的弓箭，就想射去，转瞬又放下了，急匆匆跑下望楼。

他赶到县廷，拜见王德。王德面色阴沉，说：“好好努力，这件事办好了，才对得起你老师，我想你不会让他失望，是吧？”小武道：“臣一定尽力。”又客套了几句告别，小武拿着任命文书，坐进了县廷的贼曹官署。几个老吏见了，爱理不理。小武也不说什么废话，反正命令下去，他们不管是否情愿，也不敢拒绝执行。

他首先传唤了受害人，也就是那个名叫卫缀的婢妾。她身材中等，面容白皙，一看就知道是大族畜养的上等奴仆，不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的。如果是干粗活的奴婢，远不会有这么光滑的脸蛋，难怪她主人对她遇刺表现得那么愤怒急切，乃至对县廷长吏也那样无礼。当然，这也许因为朝廷为政稍缓，若上溯到几年，政令严苛，地方守令多以残酷相高，一个县令的力量，足以让地方豪强灭门破家，谁还敢如此嚣张。

这真是上天给我的机会！小武坐在堂上，看着卫缀，犹自做梦一般，简直想不到自己已经坐在县廷。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语气凝重地诘问：“你叫卫缀？案发那天，怎么去了旗亭市场？”

卫缀怯怯地瞥了小武一眼，又垂下眼帘，说：“回令史君，主人差遣婢子去购物，婢子哪敢不去呢？”

她倒还并不嚣张，可知颇有教养。寻常大族人家的婢妾，一旦被主人宠幸，总是很快变得骄横无礼，盛气凌人，终是愚昧之过。小武觉得心情舒缓了一点，他哼了一声，不假声色：“可是我查阅过，那天市场停市。县廷出了文告，由于本县郊外蝗虫为灾，特地征召全县

精壮黔首¹，赶赴田场杀灭蝗虫，乃至无法开市，这你难道不知么？”

“令史君所言的确不虚。”卫绿似乎胸有成竹，“不过婢子当时的确忘了这事，只是到了市场，才发现旗亭²的大门紧闭，路面上一个人也没有，婢子只好提着一千二百钱回来了。”

“哦，”小武点了点头，“你被袭击的场景是怎样的，再复述一遍如何？”

卫绿登时脸色惨白，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身子有点微微颤抖：“回令史君，那天的事，婢子简直不敢回忆，真是太恐惧了。当时下着大雨，婢子孤身一人，走在县廷左边的小巷子里，路很难走，到处都是泥泞。婢子左手撑着柄雨伞，右手提着那一千二百个铜钱，更加吃力了。才走过巷子不到一半的路程，突然感觉有股巨大的力量向婢子背上一推，婢子吃不住，当即往前扑倒，一头栽进泥泞里，就失去了知觉。过了好一会才醒过来，发现紧紧缠在手臂上的钱索不见了。婢子当时号啕大哭，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令史君想想，一个做奴婢的，每月工钱也没几个，怎么赔得起呢？婢子当时一边哭，一边大声尖叫，这时巷子旁边的门开了，一个小女孩探出头来。后来据说她的名字叫蒋琛。她看见了我，立即双手捂着脸，显出很惊恐的神色，也尖叫起来。起初婢子想，可能是因为自己满脸泥泞，夹杂着血迹的狼狈样子吓坏了她。但是婢子发现她伸出一只手，指着婢子的背，含糊不清地吐出两个字：‘插——刀……插——刀……’，婢子更是大惊失色，因为这时婢子才发现自己背上剧痛，反手一摸，摸到一个刀柄，正插在婢子的右肩上。婢子想自己这次真要死了，捏着那刀柄，不敢拔出来，心想要是一拔，血止不住，就会死掉的。后来来了人，也来了医工，他帮我把刀拔出来，又用药覆住伤口。那刀大概长九寸，幸好没有插得

1 黔首：秦汉时代对百姓的称呼。

2 旗亭：指市楼。当时市场皆有楼阁，作为官吏观察、指挥集市的处所，因为上立有旗，故称旗亭。

很深，只进去了一半，否则婢子就不能在这里回令史君的话了。那天的场景真是很恐怖，婢子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啊。”

卫绿几乎是边哭边说这些话，但是，显然她的口才不错，语句完整连贯，没有任何窒碍的地方。小武暗暗赞叹：难怪主人如此宠爱她。换作自己，也免不了会怜惜的。不过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道：“你说背上遭到很大的力量推耸，那自然是个大男子了。只是当时小巷子里那么安静，地上又泥泞难走，一个男子尾随你走了大半个巷子，肯定发出了不小的声响，为何你竟然没有一点察觉呢？”

卫绿愣了愣，说：“那天下着不小的雨，婢子撑着油布伞，雨点打在上面，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大概因此让婢子有些走神，没有察觉出自身后的脚步声吧。再说那天虽是清晨，却天色晦暗，婢子心里也有点慌张，只顾急匆匆赶路，没太细心管后面了。”

“那你之前在街市上没有碰到一个人吗？”小武道。

卫绿道：“碰见过的，有几个老妇，但都不认识的。”

“哦，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没有熟人能证明你的行踪了。”小武沉吟了一下，“你有没有怀疑过，到底谁最可能这样暗算你呢？”

这个年轻的女子抬起头来，两眼泪光闪闪，迷茫地看着面前文弱清秀的小吏。

小武提醒她：“你平日是否有关系不那么好的人，比如别的婢女和你有过恩怨、争吵甚或相斗的；或者是否有和你存在利害关系的人，比如给你作过财物担保什么的；或者同里、相识甚至以前的兄弟中有没有特别贫穷，看你现在地位特殊，一直在考虑谋夺你经手的财物的。你仔细想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没有，婢子平日一向小心谨慎，从不向主人争宠，和同侪的姐妹们都相处得很好。也从未有向别人借钱、购物赊欠之事，和庸保没有打过任何交道。我的兄弟们也都忠厚可靠，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谋

劫我钱财的企图。”

小武心里隐隐有气，这是什么话，我所考虑的各个方面，都被她轻巧一一荡开，难道她的品行就这么清白无瑕？再说，她否决起来几乎不假思索，未免也太快了吧。但是，她说得毫无窒碍，我也不好就此加以切责，只有再想其他办法了。

无奈之余，小武的手指无法自控地在案上敲动，发出噗噗的沉闷声响，两腿也由于急躁而有规律地上下抖动。谁都应该理解他此时的心情，此件狱事不破，他可真是没脸活下去了。老师李顺在县令面前为他低声下气求恳，押上了一生的声誉，他也夙称是李顺最得意的门生，以前不成事，还可以说是锥不在囊中。现在给他放到囊中了，却不能颖脱，且不说立刻会丢了职位，光这份羞辱，就足以不忍偷生于世。

他又一次抓住放在案上的凶器，小刀确实长约九寸、中脊突起，刀柄末端为铁环，上面有个凸起，乃因浇铸不匀所致。他目光呆滞地盯着这刀，刀身一会模糊一会清晰，脑子里没什么主意。忽然目光游离了出去，锁定在刀旁那枚竹券上。这枚竹券长约一尺，上面刻满了参差不齐的牙齿，有点像市场买卖货物用的凭证。他心头忽的一亮，问道：“这枚竹券是不是你的？”但立刻又觉得，胥吏早就该考虑过了，心情顿时又黯淡起来。

“回令史君，这枚竹券不是婢子的。婢子当时晕倒醒来，发现它就落在婢子的身边，可能是贼盗不小心遗落的。”卫缀这时泪光消失了，她的话语很坚定，没有了一直以来的哭腔。

“那好吧，今天先问到这里。”小武转过头来，对着旁边肃立的小吏和书胥发下命令：“你们先分头去市场，找那里的商人，询问一下这枚竹券的用途，是哪个行业用的，到底值钱几何，回来向我报告。嗯，我猜已经问过了，再详细问问，每句字都不要放过。”

不知怎的，小武总觉得整件狱事有点奇怪。事发当天，县府的胥

隶们早早去各个乡里巡回宣告，说今天一早各户精壮黔首全部出发，奔赴郊田捕杀蝗虫。本县经常有蝗灾，今年又是蝗灾最严重的年份，若不及时杀灭蝗虫，不但无税粮上交，还得靠朝廷运粮来救济，那么，今年的考绩，自然要远远落后于他县了，甚至有可能在全郡垫底。所以即便如卫绾主人这样的豪猾大族，也必须派出所有强壮的男子和奴仆，协助官吏的灭蝗计划。文书早就下达到他的府第，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而卫绾当天却提着一千二百多钱去市场买东西，委实有点难以理解。他看着油灯下那些漫不经心的胥吏们，心情烦躁地说：“难道那枚竹券的线索果真一无用处，你们询问过市场的所有巨商大贾了？”

胥吏们本来很不把他当一回事，但碍于县令王德起先的交代，要他们在察狱期间，完全听这个小吏的命令，不能有丝毫推诿，他们也只好勉强遵从。“我们的确问过所有的商贾。”其中一个胥吏说，“他们只说这枚竹券像是贩运缙帛这行当的物事。他们还细细数过券齿，有十一个之多，按照贩缙帛这行当的规矩，每齿折合一百八十钱，那么这枚竹券相当于一千九百八十钱的价值，这盗贼可真是损失大了。但除此之外，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

“损失什么，这当中其实大有问题。是的，有问题。”小武叹口气，“这应该是一个幌子，想骗我们上当。试想，此贼一推之力，可以将受害人撞晕，受害人完全来不及发出求救的声音，他的强壮、野蛮和胆大可想而知。而当时全县男子几乎都去了郊外捕蝗，整个县相当于一座空城。那贼完全可以好整以暇地动手，而绝不可能慌张到将可以兑换大额钱币的竹券丢下。再说一个身家不菲的人，也完全不至于去做盗贼，我大汉刑法严厉，比亡秦有过之而无不及。抢掠一千一百钱以上，斩左趾为城旦¹。一辈子都废了。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何必冒这个险？”

1 斩左趾：剁掉左脚。城旦：秦汉时代刑罚名称，刑期为六年，服刑期间的任务是做筑城等重体力劳动。

唯一的可能，就是这枚竹券乃是伪造的，贼盗丢在现场，是想故意引诱我们上当，让我们枉费心力去追查那些贩缦帛的商人。而且你们也的确没有探查到这枚竹券的左券¹在哪里。那么很明显，这枚竹券根本就没有左券，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另外一枚和它券齿相合，可以用来兑换现金的凭信。我看我们都白忙了，还得想别的办法。”

“下吏以为，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那个胥吏笑了笑，“除了那柄人人都应该有的，再平常不过的小刀，现场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这枚竹券，还能怎么办呢，只有从这里入手，再试试看。”

“说说你确切的意思？”小武眯缝着眼睛看着面前的胥吏。他能感觉到对方的不屑，对方纠缠这枚竹券，并非本意，也许是故意逗弄嘲笑。小武强行按压住怒气，他知道自己身份特殊，也理解人家为什么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是你们会知道我厉害的。他心里恨恨道，你当我真的那么软弱无用么？

那胥吏大声说道：“立即拘捕所有值得怀疑的游侠少年、商贾、隶臣²、富家奴仆、不事产业的大男子、其他县的人员在本县无暂住文书券契者，以及一向雄猾的大族子弟，严加拷掠，必定能够有所收获。”

“大汉的律令倒是允许我们做。”小武想哼一声，但是没敢哼。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把鄙视挂在脸上让他们瞧的时候。为了将来，必须有点隐忍。“可是，”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可是这样该拘捕多少人呢？本县的牢狱无疑容纳不下，怎么办？况且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剽劫案，如此虚张声势，毕竟有不很好的影响，王公肯定也不想我们这么做的。我看还是不要张扬，一个个私下审问比较妥当。”

县令王德今天非常震怒，派人把小武召来严加训斥。本来他对卫绿被刺的狱事也不想这么关注，县中每年都会发生好几十起杀人事件，

1 左券：古代称契约为券，把竹从中剖开，分为左右两半，形成犬牙交错的齿纹，立约的各拿一片以为凭证。

2 隶臣：秦汉时代一种刑徒的名称，指罚为官府服役，刑期为三年。

本县如此，他县也未必好多少。但今年情况特殊，是大考核之年，岁末就要将三年的治理成绩上报太守府，相比以前每年的小考核，这次无疑更为重要。况且这卫缀的主人又是当地豪猾，一向不将他这个小县令放在眼里，往年很多剽劫案可能都与他们家族有关。这家族也不是本地人，秦朝时由濮阳迁至豫章，是卫国公室的遗族。这种有着六国背景的家族，一向是很让地方官吏头疼的。高祖皇帝曾专门下过诏书，凡是东方诸侯国的遗族子弟，不但减免租税，而且有罪可以酌情减轻处罚，这使他们恃宠生骄，往往不把官府的公文当一回事。他们出门乘马驾车，张弓挟矢，惊吓百姓，还招纳外地亡命匪徒，椎埋为奸。王德平日也的确不敢惹他们，而偏偏这次狱事又和他们扯上关系，只能惶恐布置干吏，希望能及时破获，让他们满意。只是小武这样大张声势地捕人，实在很出乎他的意料，难道这个竖子不知道自己只想秘密访出凶手，尽早把事情了结么？

“明廷教训得极是。”小武谦卑地作揖，“可是臣也昧死禀告明廷，捕人一事乃是明廷属下的擅自举措，臣资历卑微，无法阻止。”

“岂有此理。”王德愤怒地拍拍桌子，他就怕手下这帮掾属轻视小武，自作主张。虽然他也并不怎么看得起小武，可是从小武前此给他分析狱事线索的情况来看，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小竖子的头脑还是颇为缜密的，比他身边一般的掾属要强不少。他曾多次告诫掾属们，至少暂时要一切遵从小武的吩咐，可没想到他们会那样胆大包天，在全县大肆捕捉，什么游侠少年、商贾、隶臣、不事产业的大男子、其他县的人员在本县无暂住文书者，以及一向奸猾的大族子弟，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和这件狱事有关？这哪里叫察狱，分明是胡闹，传到太守府中，绝对会成为笑柄，切责文书会即刻下达县廷，征召他到府，诘问过失。掾属们也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诊视狱事是他们的基本技能，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只懂得拷掠呢？更让人气愤填膺的是，没有经